

# 村头有棵皂角树

王满院

在我老家的村头，有一棵皂角树，这棵树高大挺拔，远远就能看见，它是我们村最明显的一个标志。可树龄到底有多长？谁也说不清。我曾问过爷爷，爷爷说他小的时候，这棵树就长在那里，到底有多少年了，他也不知道。

这棵树，可不是一棵普通的树，在我们村里人的心目中，它就是一棵“神树”。

这棵树主干很粗，底部要四五个人才能抱住，整棵树有近十层楼高。树冠宽阔，枝繁叶茂，形成的树荫范围很大。它坐落在我们村外的西北方向，离村子只有三四十米远，正好处在南北方向与东西方向两条大路交会处，自然就成了南来北往、东来西去车辆和行人歇脚的地方。以前，大热天，拉架子车的、赶牛车的，走到这里，常常在树荫下歇息一下，乘会儿凉、喝点儿水、拉拉话。

在这棵大树旁边不远，就是过去我们生产队的打麦场，打麦场很大，因为那时没有联合收割机，也没有脱粒机，夏收都是先把小麦从

地里一捆捆收回来，摆成麦垛子，然后再一场场碾打。那时候，打麦场是人们夏天干活的主要场所，大热天在打麦场干完活休息时，人们都会来这大树下乘凉。

夏天的夜晚，月亮明光光的，我们一帮小孩子拉来一张凉席，就躺在树下听大人们讲故事、编闲传。我们也常常在这里进行爬树比赛，看谁爬得最高。一次，有一个小伙伴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，可把我们吓坏了，心想这下他的胳膊、腿可能摔断了，可没想到，他站起来，拍了拍屁股上的土，转过身走了。

我在老家长到十六岁，这棵皂角树一直陪伴着我，直到一九七九年我考上学离开家乡。后来我到外地工作，每年都会回家陪父母过年，每次回老家，我都会去皂角树下看看，那里有我童年的快乐、儿时的记忆。

今年夏天，八十三岁的母亲一直在老家住，她说老家院子大，串个门也方便。只要回老家住，她就高兴，吃饭也香了，睡觉也好

了，走路也精神了。过去回家看母亲，总是早上回去，下午匆匆忙忙又走了。今年我退休了，就在老家陪母亲住了一段时间。

一天晚饭后，我忽然想去村头转转，去看看那棵皂角树。

我来到大树下，虽在晚上，好在路边装有路灯，能看清树的轮廓。打麦场早已不用，都复耕种地了，现在也没人来这里乘凉了。树旁盖了一个小井房，堆了一堆砖，还有几堆秸秆、柴禾，我到不了大树跟前，就用手电照了照树身上面，看到枝叶仍很茂盛，但结的皂角已没有过去那么繁了，个儿也没有过去那么大了。我心想，树也老了。是啊，当年在树下玩耍时，我还是一个翩翩少年，而今我已成了两鬓斑白的退休老人，树岂能不老？

我站在树下，面对这棵历经岁月沧桑的大树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？我忽然觉得这棵树就像一位老人，虽历经磨难饱受风霜，却从未倒下，依然坚强地挺立着，忠诚地守望整个村庄，护佑着全村的男女老少。

# 夜市里的烟火气

张金想

随着夜幕降临，夜市的人流逐渐增多，车子在路边排起了长龙，行人熙熙攘攘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。

“煎饼果子啊，又脆又香，尝一尝。”煎饼大哥吆喝声不断，声音洪亮又热情，他的摊位总是围满了人。只见他拿着小竹耙按在面糊上，手法娴熟地转了一圈又一圈，面糊瞬间就铺满了铁板，打上鸡蛋摊开，撒上芝麻、葱花。接着听见‘咻’一声，就看见摊主掂起煎饼，迅速地翻了一个面，刷上一层酱，加上咸菜、生菜，把煎饼果子的灵魂‘薄脆’一分为二铺上边，就这样一个香喷喷的煎饼果子就做好了。

还未往前走，就闻到飘香十里的臭豆腐，是断指小哥在炸臭豆腐。尽管他的生活坎坷艰辛，但仍积极地面对一切。他炸的豆腐外酥里嫩，配上特制的料汁，再加上笋条，味道独特鲜美。断指小哥脸上经常挂着笑，做起生意来也实在，遇到回头客时，还会多加一块豆腐，让人感受到他的真诚好客。

越往里走，香味越浓郁。各色美食的香味弥散在空中，密密麻麻地织就一张无形的网，缠绕在鼻尖，抓住人们的胃。烤串老板端着一盘羊肉串，热情道：“随便坐。”只见那串还在滋滋冒油。“能拼个桌吗？”“坐坐坐！”一桌人，几盘串，你让我，我让你；一杯茶，吃着，喝着，笑声传来传去。

夜市不仅是美食的聚集地，更是人间百态的缩影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面孔和故事：有为了生活而努力打拼的摊主、有为了美食而慕名而来的食客、还有那些偶然相遇却一见如故的朋友……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诠释着生活的意义和价值。

# 家乡的灰条菜

金林

家乡的盛夏，是灰条菜旺盛生长的季节。房前屋后、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大片大片的灰条菜。那一眼望不到头的枝叶像巨大无比的地毯铺满了大地。茂密的叶片或呈菱状卵形，或呈宽披针形，像一枚枚灰绿色的鹌鹑蛋，又像一颗颗绿宝石迷醉了人眼。

在物资匮乏年代，灰条菜是家乡人充饥的美味野菜。我幼时家贫，缺吃少穿。每到盛夏，灰条菜就成了我家餐桌上的主菜。放学回家，我挎着菜篮子，蹦蹦跳跳地跟随着姐姐们，在房前屋后揪灰条菜的嫩叶。不大工夫，嫩叶就铺满了一箩筐。干活还得靠姐姐们，我喜欢在灰条菜地里追蜂撵蝶。那快乐的童年时光，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。

那时候，我家的早餐大多吃窝头、喝包谷糝子。母亲把灰条菜焯水后凉拌食用，有时候与包谷糝子一起熬煮。午饭常吃玉米面粉做的搅团饭或者鱼鱼饭，很少吃白面条。为了让

儿女们吃饭可口一些，母亲会用一丁点棉籽油把灰条菜炒熟配饭吃。灰条菜又软又滑，很好下咽，是我儿时解馋的佳肴。

那年，我高考落榜，心灰意冷，不愿再复读，想跟随同村伙伴去南方打工。母亲坚决不同意，鼓励我复读，一定要考上大学，用文化改变苦日子。一天，我待在家里心烦意乱，便找出镰刀，背着背篓出门割灰条菜。

我背着满满一背篓灰条菜回家，看见母亲正在喂猪。我欲上前帮忙，被母亲推开了。她说：“你一个学生娃没锻炼过，有啥力气？还没有我劲大呢！”母亲身材瘦弱，双手费力地提起一大桶猪食，颤颤巍巍地向猪圈走去。猪食槽在猪圈里面，圈门有半人高。母亲提起猪食桶，没有高过猪圈门，就无力地放下了，她的双腿在微微颤抖。我帮母亲把两桶猪食抬进猪圈。母亲早已满头大汗。

母亲整理灰条菜，揪下一束黄绿色的小花说：“你看，一棵草都知道要向世人展示它的美好。你还没考上大学，咋就不想念书了？”我脸红了，默默地低下头。开学时，我又走进了学校，第二年，考上了西北大学。

那年夏天，母亲病重卧床，一周滴水未进。我和四个姐姐日夜守护在母亲身旁。一天，母亲突然用微弱的声音说，她想吃搅团饭和灰条菜。我和姐姐们一阵忙活，做好饭。我端着饭碗给母亲喂饭。她扒拉了两口，推开碗，摇摇头说：“好吃着呢，就是咽不下去。”我不能自己，眼泪扑簌簌地落在饭碗里。那是母亲这辈子吃的最后一碗饭。当天下午，母亲在我的怀里闭上了眼睛，再也没有睁开。

次年清明节，我给母亲上坟，赫然看见坟头长出了一大片灰条菜。每年盛夏，母亲坟头的灰条菜越来越繁茂。一直以来，我从未拔除过一棵灰条菜，让它们长久地陪伴母亲。

# 一叶知秋意

徐龙宽

清晨，我与妻漫步在河堤之上。

我们立于河堤，朝西边眺望，浓郁的绿色之中，几缕金黄格外夺目。妻子指着那片小树林猜测：“或许那是一棵果树，是芒果树吧，结满了金黄色的小芒果。”我思索片刻，应道：“咱们此地没有芒果树，可能是柿子树。”妻子摇了摇头：“也不是柿子，小区里的柿子现今仍是青色的。”说着，妻子停下脚步，专注地辨认了好一会儿：“莫不是叶子黄了吧，我感觉今晨的风与昨日大不相同，略带凉意，吹拂在肌肤上，颇有质感。”

我也凑近仔细端详，果真是几片树叶变了颜色。在清晨的阳光里，闪烁着璀璨的金色光芒。我俩一面欣赏着这几片树叶，一面随性地闲聊。妻言道：“想必是春天最早萌生的叶子，依着仓库管理的原则而论，先进先出，先发先落，此乃规律。”我打趣说：“也许这是贡献最为卓越的树叶呢，耗尽了自身的精力与养分，因而未老先衰。”

自然界着实奇妙非凡。昨日那些树叶还绿得犹如化不开的翡翠，仅仅一夜之隔，树叶便添上了丝丝俏色。正是这几缕金黄，让我确切地感受到了季节的变换。

果树收到叶子变黄的讯息，会赶忙储藏糖分，以待收获之时更为香甜；玉米收到通知，会抓紧时机生长，使籽粒愈发饱满充实；天空接到指令，会迅速更换帷幕，将一年当中最为美丽多姿、变幻莫测的云朵搬至空中；蝉或许收到了信号，即刻化身信使，它的啼鸣也变得高远起来，宛如老家十字街头的喇叭，时刻提醒着人们，收获的季节即将来临；大雁接到通知，马上走访亲友，告知他们南行的日期和归来的时光，打扫庭院，收拾行装，静候大部队的启程。

一叶知时节，岁月不停留。珍惜当下景，莫负时光悠。也许是这片叶子带给我的感受吧。

# 母亲陪我学骑车

谢小玉

母亲一直不会骑自行车，也不敢骑，说两个轮子一齐跑，没靠手，怕一上去就倒。

虽然母亲不会骑自行车，但她不允许她娃不会骑。记得初二时，有一天放学后刚走出学校大门，往西一拐，远远就看见穿着绿白格子衫的母亲，推了一辆“二八大梁”自行车，站在路口等我。母亲说，这两天村里娃都在学骑车，她就向村里开砖瓦场的三厚叔借了这辆自行车。

记得那是麦子快要黄的时候，空气里一股麦子扬花的香味。在村子附近的西路上，母亲使劲稳着车后座，“骑，甭怕，妈扶着。”我把

车头端正扶稳，左脚使劲蹬着脚踏，右脚在左脚后面配合着使劲用力往前划，等车子稳定前行时，我就飞快地把右腿从大梁下掏过去，蹬住右脚踏，然后两个脚一起用力往前骑，一直骑到三合大队大坡上头那条南北路，再调头往回骑。风在耳边呼呼呼，我感觉快要飞起来了。

别的娃学骑车，都摔得青一块紫一块。有母亲帮扶，那天下午我没摔。每次车快倒时，母亲都会拼命拉住车后座，使劲扛住，让我安全把腿掏过来，把车头扶端，再重新来。那天骑了好长时间，我满头大汗，腰酸胳膊疼。母亲又是扶又是

扛，还一直跟着我左来右回转弯圈圈跑，想想她的腿和胳膊一定更疼。以前从来没想到过这些，现在我才深深体会到，母亲瘦瘦高高，力气真大！我们干不了的重活、弄不动的重物，她都能弄。我知道，是对我们、对家庭深深的爱，让她把所有的重担都驮在了自己单薄的肩头……

那个下午，我学会了骑车。细细想来，那个下午是我这一生中，唯一一次母亲单独陪伴我、教我学骑车。记忆里，母亲越走越远，身影越来越淡。但直到今天，那天学骑车的情景，还是那么清晰。